

太平天國宮闈秘史

太平朝宮閤秘史

原序

太平軍以三五可數人物一旦揭竿田間居然下名城破雄州建立帝王都
有土有民稱孤稱寡而釀成十數年有天下之局勢剏造一大篇亘古今之
歷史嘻亦偉哉惜乎以陳勝輟耕始者仍以項王垓下終甚無以對吾數百
千萬塗炭於地下浪擲於虛牝之子女玉帛也其是非筆削則雖自有史官
在無容予之插喙地然要不可謂非造時勢之英雄也斯則吾得而稱焉故
其天兄天妹宮中府中以及三十六行滿朝文武中一百五里一統江山中
之種種奇聞佚事其有秘史之價值也亦不愧焉然當清綱未墜則動多忌
觸不敢言逮比年報次又多嚮壁臆說及傳聞之異詞其能與予五十六年
前被俘禁城中親所耳目之事相符證者什不得五六也予茲已龍鍾老矣

幸及未就木敢將當時所見知所聞知及既出圍城十載後重游紫金天堡時與白下諸故舊所攷證得之者共如干則述與孫子士晦輩聆而紀之以示來許時在中華民國紀元四年太歲次乙卯夏伏日吳趨舊史氏甯山民敘述孫士晦士立隨侍

太平天國宮闈秘史目錄

宮中嬪妃之品級

打情罵俏之詔旨

詔諭中之自欺欺人

宮人穿開襠褲之妙用

紅頂花翎之妖怪

天王御膳之特色

烹珠養玉之秘法

妃嬪中之女刺客

紅妃也中美人計

太平天國宮闈秘史 目



3 0227 0540 8

918580

天王之起居注

洪宣嬌之妬忌新法

斷袖翩翩之女館新總管

趙碧城與天王戴紅帽子之奇聞

太平朝之女官制

太平公主之擇婿法

宮中祭天之制度

也是一個三公主出家

徐妃

盛極一時之慶賀

人肉餃饅與甜露

入火不燃之奇寶

女秘書之香豔文章

宮中之佳節壽辰

多寶樓中之女學士

傅善祥之力諫

洪宣嬌之搆毀以洩忿

王輿中之飛花柳倒

朱九妹之烈節

也算得御溝紅葉詩

九千歲之淫威

天王幼年之異蹟

專製房中藥之御醫

東府中之玉石俱焚

地道中之密室

愛好天足之真識

青眼鬼想喫紅鸞兒

楊宮人之報復

府中撲簌迷離之兔子

張炳元之以毒攻毒

東王善用催眠術

洪宣嬌年幼色盛時之淫功

天王御製之楹聯

廖四妹之死而爲厲

竟以割勢爲兒戲

王宮之壯麗

寫情小說 **黃金崇出版廣告**

天虛我生所著黃金崇小說實爲社會家庭兼而有之之寫情小說其中尤多至理名言近於哲學家之警世格言而以婉妙之筆出之令人讀之發生異感於以悟澈種種是又不啻一部情禪書也至於文字之佳有目共賞可無待言原書曾披露於申報凡登一百日都十餘萬言僉稱寫情小說中最有價值之著亦爲天虛我生生平最得意之筆屢承閱者催促出版爰經作者重加修飾付之排印初版甫成即被外埠書局家批購一空以致出版之日門市無書應售其受社會歡迎可以想見現已再版出書洋裝三冊內附銅版精圖並各家題詞定價八角郵費外加每部二分半掛號五分遠埠函購郵票得以代現

出版者 **栩園編譯社**

海棋盤街五百十六號

代發行所 **中華圖書館**

太平天國宮闈秘史

宮中嬪妃之品級與位號

故友沈君良莊。早歲爲太平軍所俘。羈留於金陵圍城中者七八載。頗得彼
中信重。常召入宮廷。後以計得脫出。晚年與余談太平宮闈事頗悉。余茲撮
其未盡忘者數則。聊泚筆記之。沈君之言曰。當庚申辛酉間。洪氏宮中婦女
不下數千。大半吳越產。凡處女十三歲外。無完璧者。其制王后一人。轄嬪娘
一。愛嬪二。嬉嬪二。寵嬪二。娛嬪二。位列上等。諸王府中。各有好女四。妙女八。
姦女十六。媵女二十。妍女二十四。姪女二十八。媵女三十二。媚女三十六。媚
女四十。亦卽以一品至九品分等。天王妃二十四人。各轄媵女四。姪女四。娃
女四。姪女四。始女四。自一品至五品分等。更有元女十人。妖女十人。則爲六

七品。其幼主宮中。則以王妃一人。轄美人四。麗人八。佳人十二。豔人十六。位列一品至四品。宮中女司。居二品職。爲掌率者六人。各轄女司二十人。其幼主之淫。無復人理。處子過十歲。爲污辱而死者。不知凡幾。天王在時。宮中有元女三人。皆以幼而免。迨天王死。未及殮。已遍污之。污而死者二人。復於其妃女官中。選百餘人。日夕行樂。而天王之兄洪仁達。天王之甥蕭全福。天王義子四王相。又各乞數十人。以去。餘俱屏入女司。由正王娘袁姓主之。爲其擇配。袁本上元人。專司宮中棄女。出入其手者。以數千計云。

打情罵俏之詔旨

當天王未死。責令各軍將各獻婦女。多選者列上考。曾有詔云。繼自今四郭來朝。萬方一統。東南貢大妹。西北獻嬌娃。太平天一統。天福儘堪誇。又有詔

云。你們姊妹休違拗。肯來歡。你是要好。受打受罵。休悔恨。打是恩情。罵是俏。聞係洪仁玕所撰。天王極賞識之時。蒙得恩侯裕寬雅善逢迎。專司被擄婦女。已嫁者充女司。未嫁者充妖女。完璧者充元女。含羞逼辱。日死數十人。裕寬且進醫治元女之說。故自後。卽八九歲以上之女子。亦罕倖免者。

詔諭中之自欺欺人

洪氏託始於傳教。故喜造作邪說。謂天父名耶和華。生四子一女。長子耶穌。次卽已。三四卽東王北王。一女。卽謂其妹洪宣嬌也。所以不及南西王者。因翻此說時。已都南京。南西二王。已早歿世故也。某年五月間。城中春糧歉收。適逢天降大霧。曾下詔云。現蒙天父降下甜露。繼自今大小文武天兵。大共變喫甜露。不得喫飯。合郡茫然。不知所解。其迷信可笑。類多如是。後至甲子。

春被曾軍圍困。兵心搖動。萬分危急之時。猶尙下一愚人。之手詔云。真神能造山和海。任那妖魔八面來。天羅地網幾重圍。你到弟妹把心開。岳飛五百破十萬。何況妖魔滅絕該。天父好手段。妖魔萬算不當天一算。天兄好擔當。天兵一到妖魔盡滅亡。你們軍士暫行安息。朕今上天堂。向天父天兄領到天兵百千萬。大顯權能保固天京。你們軍士大共享昇平之福云云。蓋此詔頒下之第二日。戍刻。彼卽自裁而死。真個向天上去。荒謬不知所云。殊足令人絕倒。然當時外間。則迄未知其死也。又凡其詔書之出自內官手筆。而經其親口示述者。詔中對於所親信隆寵之人。必有特別之稱呼。亦殊典也。如稱東王楊有和曰和甥。西王蕭全福曰福甥。干王洪仁玕曰玕胞。侍王李世賢曰賢胞。輔王楊輔清曰輔胞。翼王石達開曰達胞。忠王李秀成曰秀胞。

贊王蒙得恩曰恩胞。章王林紹璋曰璋胞之類。是皆所謂一二等王也。下此則不能邀茲特典矣。

宮人穿開襠褲之妙用

太平朝冠袍之制。宮中女官與外廷文武朝臣。其品色大致相同。頗有古制。凡服以黃緞繡龍爲上。黃次之。紅紫次之。青藍黑又次之。凡冠上三等王用繡金黃緞巾。九品以上官均用紗帽。九品以及鄉官用緞紫巾。凡袍上三等王用黃緞繡金。三品以上黃緞繡花。六品以上黃緞。九品以上紅紫。以下皆雜色。凡馬褂上三等王及三品至六品官均與袍同。九品以上紅緞。以下皆布紅布。此就外廷而言。至內廷宮人以搭背代馬褂。以闊平簷垂纓代紗帽。餘外皆與男官同。惟別有縫裳。卽闊管褲。鈕裳。卽褲襠。不扣縫而用鈕者。開

裳。卽開襠褲。散裳。卽裙。散袍。卽斗篷。遮腿。分左右後三幅。束於腰際。乃乘涼所用。此則皆宮闈中女子之服。男子無裳袴之制。而獨於女子制定之如此。其用心亦可見矣。

紅頂花翎之妖怪

清師將復金陵時。洪氏宮中屢見怪異。宮女每於夜間。見有穿號褂或頂帽者至。一見卽口不能言。任其輕薄。醒後卽形若木雞。不許他人入室。旣而有無數獼猴。魚貫行禁城東。有長至五六尺者。旋散去。某日夜間。昭陽宮中。曾有紅頂花翎面塗五色之黑衣丈夫多人。汚王后賴氏及妃嬪等以下十數人而去。同時蒙得恩府中。東王府中。及洪仁達府中。均有種種怪異。爲崇且大都皆翎頂冠蟒之一色妝束。眞異事也。

天王御膳之特色

太平宮中之事跡。每足令人發噱。卽其御饌一端。亦至可笑。蓋彼洪氏之以爲豪奢者。在吾人視之。皆粗獷不堪之怪狀也。故老相傳謂洪氏之御膳。除副膳十六品外。每食必備二十四牲。二十四牲者。六禽六獸六鱗六介也。禽乃鴿雀雉鷹之屬。而雞鴨不常食。獸乃牛羊獐兔之屬。而豚不預也。鱗乃魴鯉鱖之屬。介則蝦蟹蛤鱉之屬。逐日更換。不使相襲。每席之費。不下數千金。且其烹治之法。無論何品。必具全牲。卽大如牛羊。亦必以全隻橫陳於大盆。而供諸御筵前也。尤可笑者。牲禽烹煮既熟。仍必以羽毛傅蓋其上。使人望之如生禽生獸。至臨食時。方令侍者去之。噫。千古帝皇之奢侈繁華者。亦不少。然終未聞有如此之奇怪可哂者也。

烹珠煑玉之祕法

洪氏搜括民間珠玉既夥。無所用之。遂別開異想。擇其佳者。以充食品。每日晨餐。必食珠二顆。玉一方。據云人多食珠玉。能使精神充足。顏膚朗潤。久而久之。且可長生。蓋亦迷信之念。有以中之也。其烹珠之法。擇珠之精圓者。裹入豆腐中。隔水燉之。煑半日許。去其豆腐。則其珠已較原形膨大至三數倍。而糜爛如豆腐矣。珠若少有縫癍者。其癍處即僵而不化。故斷非佳者。不可食。時取置口中。略一咽氣。珠已酥化入喉。至煑玉之法。則取玉雜地榆根而煑之。煑至二十四時。勿令氣洩。則玉爛可食矣。食時調以冰糖。味恬可口。略如今西餐館中之凍。但玉亦必擇其潔淨無暇者。煑之乃可。否則不熟也。當其選擇之時。須老於珠玉眼光者。方能勝任。尋常人不能辨也。其御膳房中。

另置特別御廚官四人。卽專司煑玉烹珠之事。而皆爲珠玉商也。其中一人。柳姓。余友王君。謂係蘇州之同里鎮人。後出宮。爲人述其事如此云。

妃嬪中之女刺客

明妃者。本蘇州世家女。幼有豔名。讀書能文。又精女工。初與家人避亂於鄉。爲亂兵所劫。兵將殺其父母。女挺身出曰。任君等劫我去。毋傷我父母可乎。兵豔其色。許之。父母乃得免於難。兵欲犯之女。曰。君等視我貌美乎。曰然。女曰。吾爲君等計。不如獻汝主將。可得上賞也。兵然其言。乃獻之主將。果獲賞。主將欲犯之。女復以是言進。謂其不如獻已於天王也。主將亦以爲然。於是女乃入宮。爲嬪妃。數日後。頓使六宮粉黛黯然無色。女肌膚光澤。明朗可鑒。故天王封爲明妃云。妃旣得天王寵。乃使人求其父母之蹤跡。求之數月。果

得之。天王欲邀之入宮。女不可。但厚贖之。並請授以護照。使行於兵間。太平軍不得加害。洪一一如其言。至是妃乃學費宮人故事。醉以酒。將殺之。殊不知天王狡獪。當妃勸酒時。已疑有他變。蓋妃平日素不飲酒。亦不勸已飲。惟今日勸之甚力。疑有他故。洪乃僞作醉態。憑妃肩欲睡。妃大喜。扶之入臥室。屏侍從。閉門。拔壁上刀欲刺之。此時洪方佯醉以觀其變。見妃拔刀。卽潛起。躡足至妃身後。妃不自知。猶掀帳覓之。及見牀上無人。乃大驚。洪在身後笑曰。汝欲何爲。妃甫回首。而洪之刀已下。妃乃身首殊矣。按此事洪氏不肯語人。故極秘密。當時宮中知者亦無幾。惟忠王知之。茲乃據忠王幕客某君所言如此。

紅妃也中美人計

紅妃貌僅中人而身材嬌小。性極風騷。一顰一笑。均能媚人。故洪氏甚寵幸之。性淫而善妬。宮中嬪妃。有不能見容於紅妃者。必幽死之。是時有宜妃者。粵人也。性狡詐。初見嫉於紅妃。宜妃知將來必遭擯斥。乃爲先發制人之計。陽與紅妃相善。一日。紅妃至其處。見有美男子在焉。紅妃見而大驚。宜妃卽跪於地上乞死。然紅妃見此男子。心頗動。宜妃乘間請以此人讓於紅妃。以自贖。紅妃見此人由宜妃而來。是以不畏。宜妃洩漏其事。乃笑而不言。於是此美男遂與紅妃通。久之。宜妃乃讒於洪氏。洪不之信。一夕。親往偵之。果如宜妃言。於是乃殺紅妃及男子。紅妃於臨死時。猶自辯受宜妃之愚。然洪氏不信也。聞美男子係江甯貧民。宜妃訪得以錢僱來者也。宜妃之計。可謂狡矣。

天王之起居注

天國宮闈。雖曰草創。而宮內各殿。象廊畫檻。繡柱珠簾。窮極工麗。天王駕至。后妃宮嬪。皆跽而迎之。天王披黃錦盤繡五爪金龍之衣。首頂四角垂旒平天冠。濃眉短髻。貌姍姍如村嫗。殊不威猛。惟氐愠氣撲人鼻觀。觸之欲嘔。其蓋以十六人扛昇前後。朱輪黃幄。彩色爛然。所常幸者爲瑤台。臺廣約數十畝。中爲花木池館。一如平地。臺階百二十級。六面有階。俱以白石及美麗之礦石爲之。名爲白玉天梯。上有正殿一。別殿四。殿之四角。各平列三院。合爲十二院。掌正殿者爲徐妃。四殿又各有四妃。掌院者。則爲淑娥。或才人。凡天王居台。必御正殿。徐妃專承恩寵。如有所幸。以次發鳳頭銅符。傳呼各院宮監。捧之使入。則已裸而裹以繡鳳長衾。此係明制。因楊金英輩謀刺世宗事。

發後始立此法以防患。天國朝臣熟於明代掌故者爲仿舊事行之。宮中皆如是也。凡幸各妃及各院淑娥等設幃殿中而坐。正妃於幃外左右設宮監。分文武兩班。文班掌更籌儀數。武班則各甲冑持弓矢。刀劍森立。皆宮人與閹豎雜繅。非正妃號令不得擅自舉動。蓋其意非獨防患亦以弭妬禍也。惟有不堪者。天王喜悅則召妃入幃觀覽。謂之賞春。殊不顧人之廉恥羞澀也。

洪宣嬌之妬忌新法

初館中有金陵女子傅善祥。綽有文才。東王稽察及之。賞其才貌。擢爲中團團帥。未幾託言選拔女侍史。主簿書批判事。乃量移府中。其缺以紅鶯補代。而女稽查天王嫡妹洪宣嬌者亦與東王有私。忌紅鶯妖豔。乃召而詢之曰。子知東王寵子之意乎。曰不知。嬌曰。姑無論。子亦念故主否。紅曰。妾受北王

厚恩。匆匆訣別。未能一盡衷曲也。妾所以忍死相待者。正欲一覩故主顏色耳。嬌曰。吾爲子謀之。北王今方在桐廬間。不日有齎密札者往。吾當爲子請於天王而遣之。紅鶯頓首感謝。踰數日。紅鶯果夜遁。東王乃徧捕其左右參贊者及隊長等。付獄吏拷治。指爲通謀。罪至死者數十人。衆皆以傳善祥性慈愛。候其來館巡按時。爭求爲之緩頰。善祥允之。旋得末減罰作苦工者三十餘人。由是善祥之名譽日隆。館中無不頌其恩德。惟洪宣嬌甚嫉之。

斷袖翩翩之女館新總管

女館當金陵城西。闢居民第四百餘戶爲之。前後左右爲四門。門禁綦嚴。脫無團帥隊長之憑信而私自出入者。殺無赦。男子或私探其母妻亦然。自紅鶯之遁。東府另加守門總監。每門三人。日夜更番不少休。私逃之罪亦加重。

輒用點天燈極刑。將以震懾人心也。然尙時有逃者。逃則或獲或否。會選者得匿名書。係館中婦女投與某軍士約私遁。事既舉發。株連逮治者甚衆。傅善祥輒左右護持之。大半得脫罪。洪宣嬌聞之。大不謂然。立馳東府。召善祥詬詈。挫辱萬端。東王意憐善祥。微露不平色。嬌益號怒。謂東王輕己。且夙妬善祥之專房固寵也。忿語侵東王。東王少牴牾。嬌撫髀言曰。我豈慣仰人鼻息耶。請從此絕。東王見其恨甚。欲追謝之。嬌遽出。升車去矣。越日。天王果別任一人總管女館。而去東王兼銜。東王聞之。嘖曰。此誠所謂三十老娘倒綳孩兒耳。吾能受乎。遣人往探之。則新總管者。洪氏之寵童蒙得恩是也。得恩狡。暫如妖女。東王初亦欲之。後爲洪氏所攬去。宣嬌愛其貌。又面首蓄之。東王常怏怏不平。至是益難堪。乃日令其舊部爪牙伺察館中舉動。於是釀成

大獄。而女館之局。亦遂以終結。

趙碧城與天王戴紅帽子之奇聞

先是蒙得恩以其嫵媚便佞之身。周旋天王天妹間。均得寵遇。用是蠱惑之術。無所不至。當其未入女館時。本常爲天王物色良家秀女。或軍士所掠得者。飾之入宮。以充嬪嬙。天王亟賞其能。雖五虎六友。無以過也。及是益得恣其採掇。著爲例。日閱百人。有姿態過人者。別蓄一所以待時機進獻。凡吳娃越豔。皆爲夾袋中人物。因得於其間。烹鮮染指。女子之遭其荼毒者。不知凡幾。而館中前例之森嚴。破壞殆盡。相傳彼有容成素女秘術。雖雛鶯乳燕。無不入移春之檻。若既經瑕玷之璧。但令一施手術。無不立成完璞。潔白無疵。是以儘彼淫縱無度。天王絕不疑之。卽優游於宣嬌之間。亦未嘗稍呈破綻。

也。顧館中正多懷貞履潔。抗志不甘受污者。得恩憾之。輒借他事肆其酷虐。有女子趙碧城者。秀曼殊色。向隸刺繡館中。爲女教師。負針神之譽。與傅善祥爲文字交。善祥爲之調護於東王之左右。因得保全其志節。東王雖漁色。然以愛善祥故。頗能信用其言。又見碧城端重高潔。知其非能媚己者。故遂置而不問。碧城因得帖然無厖吠感悅之憂。凡宮中繡衣緞及各種屏帳。襖褥等。無不取之館中。其次則東府之衣裙繁飾。亦皆碧城所掌。洪宣嬌曾愛其人。欲令拜爲義女。碧城唯諾遷延。卒未嘗如其意也。宣嬌銜之。目爲善祥黨。久思有所中傷。忽一日。蒙得恩召之入密室。云商權天王新製龍衣事。洪氏故事。以黃緞繡龍爲帝服。適值慶祝千秋之期。將備新製以邀天眷。故特召碧城議作法。碧城不疑也。無何。碧城顏色憤怒。忽忽而出。而得恩請假不

蒞事矣。越一日。錦衣使者率緹騎來。徧捕刺繡一部人。下詔獄。云有謀逆大不道案發現。諸女皆皇。孛足不知何措。既入獄。又不卽訊鞫。始覺狴犴之苦。較居館爲更甚也。碧城以領袖別繫東王府獄。命東王審訊。東王卽令丞相某君爲之。碧城極口呼冤。謂並非通情之證據。善祥爲之請於東王。大約碧城可勿坐。而疑似數人。概與纒首極刑。讞定矣。突中使傳命告東王曰。王之欲保全此妖女。固亦好生之心。但按其實迹。則萬無未滅之理。王亦曾一聞彼之所爲哉。東王問故。中使者曰。昨有蒙丞相奏稟至。并贖物纍纍。皆繡之冠帔袞衣。而裂縫以便人觀覽者。天王驚問何爲。則片片吳錦。頗染杜鵑之血。斑斑湘竹。疑翻鴻溝之潮。蓋不獨以冠苴履耳。且公然以婦女之穢私縫入褚中。而佯爲不知也者。殆將恃爲覩勝也。事旣爲同館人所發。刑官

三日內歷數彼黨之稔惡。極刑者二人。縲首罰徒作者。又數十人。讞獄已定。不復改移。幸東王勿爲所蒙。逆徒罪大惡極。不可復留也。東王聞言。甚表同情。惟以善祥故。特爲碧城祈請免死。蓋原讞固應凌遲也。中使返命。洪氏先入蒙得恩言。促典刑者卽日駢誅。碧城僅得降凌遲一等。己身首異處矣。東王大恚。自是與天王牴牾益甚。

或又稱趙碧城爲趙碧孃。其說與前篇迥異。因並采之。或曰趙本良家女。丰姿秀美。年僅十五六。惜未詳其籍。初入女館。三日不食。與同伴不交一言。或慰之曰。我輩所以忍死者。圖有完聚日耳。幸無自苦。可緩以求脫也。碧孃頷之。始進食。未幾。選入繡館。乃爲東王精製二冠。而陰以穢布作襯。冀以斃之。卒爲同館者訐發。東王初令杖責。及取冠裂視。大怒。令於翌日旦點天燈示。

衆點天燈者。以帛裹人身。漬油使透。植高竿倒縛於下。以火燃之也。時碧孃方杖暈棄桂樹下。夜半始醒。醒乃自縊於樹。得免慘焚。東王遂殺守者及同館知情不舉之數十人。

太平朝之女官制

天王自入金陵。卽定爲太平天國之都城。宮闈衙署。一時略備。文武官職。雖有殊異名稱。尙不失爲有條理之組織。惟其託言天父天兄。作種種不經之舉動。初欲愚民。卒以自亡其國。實爲絕大之錯。較諸今之欲以高壓力治民者。尤爲愚闇而可憫焉。天朝爵位。除諸王王宗外。不論等級高下。皆必繫以天字。諸王之次。爲掌率。統管。天將。朝將。國將。再次爲各繫天字之義。安福。燕。豫。侯。六等爵位。其官職則有丞相。檢點。指揮。將軍。總制。監軍。軍帥。師帥。旅帥。

兩司馬等爲正職。餘則皆爲雜職。而與歷朝迥異者。則男子有一爵位官職。女子亦必有之。其女官文者。率皆在宮中。及東王府治事。亦有義安、福、燕、豫、侯等六爵。而率以貞字繫之。其在宮中者。有女丞相、檢點。在外統帶女館者。至軍帥止。餘爲女百長。女官服色。后妃帽繡龍鳳。袍靴皆然。均用黃。女侯相帽用鳳。女檢點指揮帽用麟。均黃袍。女將軍總制帽用獅。女監軍軍帥帽用虎。均紅袍。女師帥旅帥帽用彤。均藍袍。女兩司馬帽用鶴。有職者頭繫黃巾。餘用紅巾。平時皆以黃帕蒙首。上寫官銜。女官多跣足乘馬。皆粵東西人。至於稱呼。尤爲特別。各王皆稱千歲。而又以字別其大小。如天王長兄稱顯。次兄稱倫。千王稱福。翼王稱喜。英王稱祿。忠王稱榮。贊王稱耀。侍王稱雄。輔王稱威。章王稱壽。其妻皆稱王娘。其長子稱嗣君。王女稱金掌。率義安、福、豫、燕。

侯以至軍帥皆稱大人。子稱公子。女皆稱玉。師帥至兩司馬稱善人。子稱將子。女皆稱雪。掌率及受六等爵者之妻稱瑞人。丞相至軍帥妻稱貞人。師帥至兩司馬妻稱夫人。又有稱職官之妻爲貴姣等名者。

太平公主之擇婿法

天王有女。美而勇。能彎強弩。射飛鳥。年及笄。時洪氏方起兵。未久。欲爲之擇婿。女自言不計門第。但須文武全才。於是自命詩文題各一。徵人作文。文既錄取。更試以刀劍弓箭之屬。中式者爲婿。初應徵作詩文者五六十人。卷既繳。女一一手自披覽。或文佳而詩不佳。或詩佳而文不佳。詩文均佳者。僅祇如清廷殿試進呈之大卷數。蓋只十人而已。於是錄取十人。定期使之試武。藝。女亦親自校閱。誰知此十人者。半爲文弱之書生。力且不能勝刀劍。望之

氣沮色變。一一失敗而退。其中數人。雖略嫻武藝。而亦不能中式。女大失望。最後一人名劉甲第。狀貌魁梧奇偉。善舞刀劍。彎弓發三矢。發皆中的。女大喜。遂歸之。是時洪氏猶未攻克南京也。厥後攻破南京。稱帝。劉甲第遂爲駙馬。迨後洪氏敗。劉甲第挾其妻逃出。流寓江淮間。數年妻死。劉以賣解自活。久之。恐被人窺破。劉本知書。遂以蒙師自處。衣服樸陋。狀貌呆愚。確肖蒙師。見者不知其曾爲駙馬也。

宮中祭天之制度

洪氏既建都於金陵。於一切鬼神。均不之信。毀拆廟宇無數。均以邪說左道目之。惟最重祭天。每月朔望。必於宮中設香燭。五更卽起。躬率羣臣拜禱。爲萬民祈福。是日齋戒。不茹葷腥。不親嬪妃。羣臣亦各如是。又以天晴雨以卜。

吉凶。謂晴天喜。雨則天怒。陰則天憂。風雷則天大怒。必有非常之災禍。朔日之晴雨爲前半月吉凶之兆。望日之晴雨爲後半月吉凶之兆。晦日又必焚香謝天。意謂蒙天之保護。此一月已得平安過去也。所奇者。祭天之日。宮必齋戒。名謂爲萬民求福。而民間則於是日。殺牲不禁。不知何故。或者謂皇帝爲萬民求福。萬民於是日則須行樂歟。奇異之制度。令人不可思議如此。

也是一個三公主出家

安甯公主者。洪氏之三公主也。洪氏旣起兵。掠民女某氏爲妾。不久而生女。卽安甯公主是也。女雖生於兵間。而端莊靜穆。幼知禮節。性質亦聰慧異常。不假教誨而自知書。洪故鍾愛之。及旣建都金陵。爲天王女。年旣長。封爲安甯公主。然女頗鬱鬱不樂。天王憂之。日命人以娛樂之具。進獻於公主之前。

而公主對之益復戚戚。於是侍婢之流咸疑以愛情之故而致如此也。惟不敢言而已。殊不知公主爲傷心人。固別有懷抱也。天王見公主戚戚亦常私問其故。公主曰。今滿酋未滅。天下未一。正陛下枕戈嘗膽之時也。今陛下日夜勤勞不遑厥處。然大臣荒嬉於內。將軍跋扈於外。民心離散。士卒罷羸。以此觀之。殊非國家之福。此臣女之所以憂也。臣女觀日今之勢。猶抱火而厝之積薪之下。一旦火發。勢不可救。又如燕巢危幕。自以爲安。殊不知頃刻之間。巢將覆矣。故臣女爲陛下計。當於此時修甲兵。明賞罰。整綱紀。收民心。以奠億萬年太平之基。不然。徒以半壁東南。自謂無患。吾不信也。天王聞言。頗爲所動。然亦終不能如其言而行之。安甯自知其父終必敗。卽早求出宮。依清涼山某庵老尼以居。以期免於殺戮之禍。天王初止之不可。旣而不忍拂。

其意卒許之。於是安甯乃披蘿爲女冠矣。久之復迎其母以同居。天王亦許之。母女相守。頗自樂。或曰。安甯之母。亦係大家閨秀。讀書明理。爲亂兵所掠。遂爲洪氏妾。旋生安甯。晉封爲妃。寵幸有加。然而厭棄繁華。心甘寂寞。安甯幼秉母教。故亦落落厭棄人世。安寧諫父之言。均其母教之也。彼母女者。敝屣富貴。削髮空山。真可謂女中之錚錚者矣。

徐妃

洪氏有奇癖。不好婦人纏足。而欲其天然纖小。在五寸以內者。又須色如桃花。體郁旃檀。豐肉嗇骨。真能作掌上舞者。歷時年餘。選色數千。均不足當其意。及得金閩徐氏。時洪方在瑤臺看花。令採芳使引下密室檢視。旋報如格。洪氏大喜。宣召使入。左右引之登階。腰肢嫵娜。如初春新柳。微風拂其衣裾。

飄飄若仙。洪命近前。略詢邦邑。遂賜錦墩。旋屏左右。卽臺上幸之。破曉傳命。封爲瑤台第一妃。位次王后。貴妃。刹那之頃。喧傳各府。東楊聞之。涎甚。欲一覘其異。宮庭故事。有承天堂。每七日一召諸王入講天道。而天父降神。必憑東楊之身。是日。適爲講道之期。楊上坐。欠伸如嚙。曰。朕有一愛女。本充福音。第一天使。以次言之。當屬爾秀全之妹。今既留於宮中。宜善視之。且可使秀清朝夕教誨。定能爲爾等造福。語畢。又令徐妃立時出見。俾與秀清一證。因緣。洪氏不得已。始命徐妃出見。自是東楊託言府中。欲其宣示福音。常迎至東府。洪氏患之。時徐妃年甫逾笄。而便慧有心計。善詞令。因獻策曰。東王爲人狡刻而好勝。其寵任者曰傅善祥。才幹人也。天王不如託言女史需人。時召善祥入宮。以相抵制。又厚待之。求解圍之策。則此疑團不攻自破矣。洪果

用徐妃言。不旬日。秀清不復借天語請徐妃矣。洪乃益嬖徐妃。宮中自后以下。皆服妃指令。被寵專房者數年。及清師逼金陵。洪氏勢不支。於宮中仰藥殉。相傳妃亦自殺。從葬寢園。如玉鈞斜故事焉。

盛極一時之慶賀

天王定例。軍前有紅旗報至。后妃宮監。均須擇吉朝賀。最盛者爲忠王等攻得蘇杭一役。一日。宦豎爭傳。蘇杭已爲太平所得。某日將於宮中大受拜跪。朝賀自王后以下。皆盛服登宸極宮正殿。舞蹈如儀。是夕。六宮盡懸燈綵。奇形詭製。各區域無有同者。實爲宮中所未有之盛。如宸極宮。坤寧宮。毓祚宮。宜春苑。紫芝觀。承天堂。迎禧院。通明院。歌風臺。瓊樓。玉宇。瑤臺等十餘處。燈燎相接。火樹銀花。幾疑不夜。每區卽任主管之妃嬪指揮點綴。笙歌筵宴。儘

智力之所能爲者。務極歡暢。不限財力。而瑤臺之陳設。尤爲第一。有婁妃者。宜春苑之主任也。夙爲天王所愛。年約花信。頗具幹才。天王憐第一妃齒穉。恐其不諳宮儀。使常過宜春。受婁指導。婁亦和易親羈。知無不言。故是晚瑤台之陳設及器物攜取。俱得力於婁妃之教導爲多。凡花綵燈缸。先期令內監如式製造。或移用。而院長章淑嬪者。明慧便給。善製絹燈。妃因請於王。令充副主管。襄此盛舉。朝賀之先一日。晚間有巡幸之舉。宮中皆宜靚粧以待。於是均亟梳洗更衣。副笄揄狄。備極絢爛。婁妃奉王命爲宣恩使。稽祝各宮。儀注疏密。及陳設巧拙。至台周覽器物設置。亦以爲雅麗華美。疏密得宜。而尤賞一多寶座。座以珠玉瓊瑤。瑪瑙翡翠。碧霞洗珊瑚枝等聯綴而成。下卽御牀。上承華蓋。遠視如雲蒸霞蔚。寶光燭天。燈燭射之。目眩幾不得視。近之。

第聞氤氳迷迭之香。龍涎沈腦。幾不可辨。顧絕無煙氣。四周皆翦綵爲花。雜以鮮蕊。莫能指其真僞。恍游珠林寶樹間。蓋妃等窮三日夜之心力。賞賜取物。太監幾十萬。始能成此尤物。承婁妃之贊美也。夜漏將殘。殿前雲板有聲。候者報車駕已折入瑤台甬道矣。衆皆屏息。踞伏台邊。久之。駕至。見已靚妝。連呼甚善。手引妃入輦。淑嬪亦附之。此時王色甚怡。既至殿中。忽睹寶座。驚喜萬狀。既而入坐。乃四顧狂笑。謂妃曰。爾之慧心。一至於此。洵天所以賜朕也。朕將老此溫柔鄉矣。遂命設宴。諸樂競作。兪與淑嬪承賜登榻。左右奉酒肴。暢飲盡歡。旋天王傳宣。卽安於此。以待朝賀。不復往他宮矣。無何。鷄籌三唱。糾儀告輦已具。須升太平門受賀。天王乃乘輦而出。日中回宮。遂御宸極殿。后以下妃嬪媵嬙。以次進賀。畢。命賜宴樂一日。至晚。宮監傳呼侍宴。宴設

在坤寧宮中殿。時座中另有一貴人。豐容盛飾。耀如天人。則天王之妹。大公主。洪宣嬌也。各妃嬪絡繹犇赴。車斟行炙。倍極熱鬧。并命妃嬪中能文墨者。獻頌或詩賦。以歌吹膚功。潤色鴻業。天王亦甚喜文學。躬自檢閱。忽一妃被召對。未幾。天顏盛怒。武士竟摔此妃出。褫衣被髮。銀搗擊破頰。血濡染如武陵源裏落英片片。其人號泣不能成聲。當已暈絕。既日舉行盛典。似宜布德施惠。以承天庥。况奏凱設宴。何等愉樂。而忽作此慘酷事。天王之喜怒不測。無乃太殺風景矣。

人肉餃饅與甜露

天王信天太過。初恃東楊降神。惟以天祐太平一言爲不二法門。及楊伏誅。遂自降神。而迷信益甚。幾至一飲一啄。一舉一動。無不以天爲解。日夜夢嚙。

大有新莽天生德於予之概。無何金陵城中漸告食盡。大江上下皆清軍堵截。糧米未由輸入。竟成坐困之勢。初猶搜括民戶。以供宮禁。荏苒數月。來源益絕。民間無齧糠拾橡之資。遂至搜無可搜。括無可括。於是無米之炊。漸及宮中。時天王減食避殿。無心游宴。妃嬪等皆從之露禱。祈天降福。無寵之流。逢怒誅戮幽禁者。不知凡幾。次則投之野外。任其自去。亦所以減食也。惟有名位之妃嬪。則反不獲自由。朝起隨班祈禱。每日二次。晚歸寢室。後顧茫茫。淚痕洗面。天王於延禧宮承天堂等處設壇。派妃嬪等輪班從王后禱祝。有時天王御臨。妃嬪亦分踞左右。徒事祈禱。越日慘事又發現。則久患枵腹之宮人。忽有饅餃之賜。蓋纍纍者皆人肉也。天王因避穀故。新掠得童男女數百人。採此童男女之陰陽紅鉛。合藥以供服食。其殘肢斷肌。則醢之。實以倉

中麪屑散給宮人。約足供十日之食。然區區者豈足久供。時城外清軍圍益急。天王朝夕憂焦。計無所出。又旬日。宮中羅雀掘鼠。食物已罄。天王忽異想天開。升壇而語曰。天賜甜露。活我天國大衆。甜露者何。地上百草是也。降神既罷。乃一面諭告居民。盡採甜露。一面行遣宮人分隊拾草。於宮之中央闢一廣地。收所採之草。聚於數大器中。煮捶熟爛。分給宮人共食。名曰承露塲。有奉名強咽者。有不堪入胃而哇出者。然終強顏歡笑。不敢道其難食。否則誅殛立至。可憐千百如花女。盡作流民乞食。此等慘情。蓋歷代宮闈所未有也。

入火不燃之奇寶

太平軍既下徽州。諸軍循例大掠三日。某兵士至邵村掠得一物。獻之軍帥。

軍帥見係舊紙一副。上寫草書數十字。初非珍物。怒其妄。且給已焉。將答之。某兵乃述其所得時狀曰。某巡邏至邵村山後。見白髮翁携一小兒。匿山谷中。身無他物。惟此紙捲藏一小楠木匣中。守匿惟謹。某初亦不甚重。旋以其寶愛過甚。因亦寶視之。而取以獻麾下。請軍帥究察之。或當是至寶也。軍帥既悉其狀。遂轉貢之主將。主將亦不識。欲進獻以不稔其名。與所以寶貴之處。恐轉干戾。因逡巡未果焉。然事已喧傳達天京。爲洪氏所聞。因卽傳急旨。進入宮。并治該主將匿寶不進罪。且褫其官。逮既進御。洪展視狀。乃大懊怒。時適有爐火在傍。洪卽憤而投諸火。詎知入火不燃。但漸變爲白色。如新紙然。洪氏乃奇賞之。侍臣中有知者。因進言曰。此火浣布也。產西域。最不易得。今布上之書。雖不知何人所作。但此片布。已可貴矣。洪曰。此布何用。侍臣

曰。入火不燒。可製爲衣。以備不虞也。洪大悅。曰。惜其布過少。不足爲衣。乃取以裹之兩臂。以防意外而已。

女秘書之香豔文章

粵兵旣入江寧。取民間識字婦女。納之宮中。充女秘書。代爲批判。金陵傅善祥年二十餘。幼習書史。婉媚頗可人意。後遂恃寵而驕。賤牒有不當。輒肆批罵。屢譏首事諸王。狗矢滿中。蓋極詆其不通也。語侵東王。王怒。乃借善祥嗜吸黃煙事。枷號女館。未幾善祥病。乃以賤呈東王云。素蒙厚恩。無以報稱。代閱文書。自盡心力。緣欲夜遣睡魔。致干禁令。偶吸煙草。又荷不加死罪。原冀恩釋有期。再圖後效。詎意染病二旬。瘦骨柴立。似此奄奄待斃。想不能復覩慈顏。謹將某日承賜之金條脫一。金指圈二。隨表納還。藉申微意。幸昭鑒焉。

東王閱賤。遽釋其罪。并令閒散養疴。各女館任意游行無禁。善祥因是得漸愈。亦因是遂逸去。大索不得。噫亦可謂知機者矣。

宮中之佳節壽辰

天朝所有慶賀佳節。凡六。正月十三日。爲天兄昇天節。二月二日。爲報爺節。二月二十一日。爲天王登極節。三月三日。爲爺降節。七月二十七日。爲東王昇天節。九月九日。爲哥降節。餘及名王生日。饋物者不絕於道。而女官送禮尤盛。以糯米製成各色糕餌。列於方几。令人肩之先行。前以金羅黃傘爲導。後則士官跣足乘馬。送入官府。且均陪誦讚美。謂之酬謝天父。天王父子生日。宮中俱賜宴。昇以銀牌。併演鄉間雜劇爲樂。各王生日。先期令人進貢院考試。東王則爲東試。餘仿此。所取狀元榜眼探花傳臚各一。翰林數十。進士

數百。又考選民女百餘人。先送丞相衙。再選約得十五人。以進各王。天王東王各六。北王二人。翼王一人。謂天父賜美女以償其勞也。

多寶樓中之女學士

太平軍中有賓福壽者。湖北人。操審曲面勢術。而有巧思。東王因使造邸第。曲廊洞房。窮極綿麗。有所謂洞天春者。以玲瓏山石積成。中間嵌空蔽虧。僅見天日。錦堆繡窟。曲折數十處。較之迷樓。有過無不及也。宣嬌時時與東王遊戲其中。幾忘昏旦。其他若紫霞塢。卽傅善祥所居。花木環互。魚鳥駢羅。而多寶樓尤爲瑰瑋。所貯珠玉寶器。價不可以數計。陳設縱橫。五光十色。天王宮迥不及也。諸將出身擴武。不知寶貴古器。所至輒殘破。惟善祥好古玉。及鐘鼎彝器。東王欲悅其意。始令部將稍搜集焉。然所得大都爲珠玉等。無骨

董家賞鑒之價值。蓋武人之性使然。不可強也。而風雅之盛名。已推善祥爲最。東黨皆號之爲女學士矣。至飲食服御之奢侈。何至萬錢下箸。淫籌滿榻而已。每一宴會。一祝誕。蠟炬之淚積數石。遺釵墜珥。僕役拾之。往往致富。其奢侈亦極矣。

傅善祥之力諫

某歲北翼二王奉召入天京。東王讜之。且欲示其豪富於二王。初不知二王之謀已而來也。乃命關府中正殿。令典祿官黃某。主烹魚之事。黃固揚州名庖也。瓊筵旣設。水陸畢陳。賓主方酣飲。而滅門之禍伏矣。先是侯謙芳等頗聞二王將以衆來。密告東王。令爲之備。東王凜然曰。吾有天父庇佑。彼無敢奈何。遂不復注意。善祥見宣嬌顏相過。從言甘態媚。殊異平日。又聞二王率

兵入城。覺其不倫。乃諷東王曰。王亦聞二王之所自來乎。楊曰。中朝召之。滅東南角上妖魔耳。善祥曰。妾以爲尙有別情。不然。胡爲盡帶部下入城也。且昔年北韋來京。天王且盡止其兵於城外。今則不然。何耶。王不可不防其變。楊疑善祥挾軍事自重。且性不欲人之窺己。怯。乃侈然曰。彼幼弟耳。何敢爾。吾卵翼彼。反敢圖我耶。子無過慮。吾自能使之速離此間耳。善祥遂無語。噫。亦天也。

洪宣嬌之搆釁以洩忿

初天王本無與東王交惡意。惟東王以女館事糾葛挑諸王怒。竟逐諸王於外。天王心始不平。而宣嬌之譖訴。與北王韋昌輝之讒搆。實其惡感之所由深也。東王之私於宣嬌。爲時最早。蓋在未適西王蕭朝貴之前。及西王以長

沙之圍死於砲。宣嬌遂寡。其時東王已姬妾滿前。宣嬌頗不欲與之續舊歡。而東王以宣嬌孤鸞可侮。刼而黜之。遂溫舊好。金陵既奠。東王竟託言治病。請以宣嬌當按摩調護之任。天王亦坦然許之。不以爲嫌也。無何。又寵善祥至專房。而宣嬌已色衰。不能如前之狎暱。因起齟齬。遂致衝突。宣嬌泣訴於天王。謂彼竟薄手足。而信妖女。當衆侮辱。予舊情悉付流水。予不能堪。此誓死必有以報。天王勸慰之。且陰囑嬖童獻媚以悅其意。故蒙得恩爲面首。洪氏明知而勿責也。會與東王議事。從容諷以手足舊誼。正當竭盡歡好。不宜以疎間親。東王默然。越日。竟借天父降臨。斥宣嬌之隱慝。斥使長跽自責。至天王親爲求懇而後釋焉。自是洪楊間之私怨益深。而尙未及公事也。會北韋以爭紅鶯事觸東王怒。爲東王矯命所逐。北韋至皖江。上疏數東王罪惡。

天王匿其疏。東王微聞其事。索疏閱。勿與也。請逮北韋。亦弗許。東王大怒。幾致咆哮。會紅鸞輾轉至北韋營中。歷訴東王之驕橫很戾。且呈可取狀。北韋因得密通天王之國宗仁發等。詳陳東王之不可復縱。天王爲之動容。以告天妹宣嬌。宣嬌願爲內應。於是圖東王之志始決。而爆發之機則尙有待。

王輿中之花飛柳倒

東王每出游巡。鹵簿擬於法駕。惟蠢鄙可笑殊甚。其前導除旂幟長矛傘蓋等物以外。又雜陳傀儡之戲。鉦鼓笙璫節之。宛如各鄉城隍神賽會狀。所過處亦許人民縱觀。但不得橫衝儀仗而過。犯者必捕入禁錮。之科以數十至數百元之罰金。有時或竟殺之。以故東王駕過。人皆相率引避。惟在廡下樓邊。遙相矚望而已。丙辰年秋。東王又挈善祥出游。儀仗之盛。一如平日。其前

導忽有人橫衝而過。左右急捕之。疾如飛獾。竟由人家垣下。躍登屋頂而逸。楊命幹役入其家搜捕之。無所得。盡逮一家男女入獄。將科以隱匿罪。忽覺輿中有一小紙飛入。展視之。不能盡識。以示善祥。善祥詫曰。此似詩而實謠。實從何來。乃致入輿。此中有讖語。意似不佳。因不敢念誦。東王強使誦之。乃讀其詞曰。風倒東園柳。隱楊。花飛片片紅。隱洪。莫言橙。隱陳。玉成。李。隱李秀成。好秋老滿林。隱金陵。空東王。雖不甚解詞意。然聞倒字空字。深知其不祥。不禁勃然大怒。命大索三日。終不可得。因殺輿夫。及是日值役者。以洩忿。善祥諫曰。此必諸王被逐者之黨羽所爲。徒殺麾下健兒。何益。且多殺疑似之人。以重部下之畏懼。使吾黨人人自危。不亦中彼黨之計乎。妾聞諸王廣購劍術技擊之士。將甘心於吾黨。竊願大王計防其漸。勿悻悻示

人易測也。東王性多忌諱。不喜直言。聞善祥此語。意頗不快。惟夙愛善祥。亦不加罪也。自是怏怏者累日。殺人之念爲之稍減。

朱九妹之烈節

東王自傳善祥逸去。干簿書無當意者。聞朱九妹能詩文。既慧且豔。欲選之。時女館中某百長。與九妹意甚投。且憐其柔弱。屢匿九妹名。不以應選。事洩。東王遂作天父降神狀。指出九妹。卽傳衆女官入王府羅跪。先問九妹曰。爾識字否。對曰不識。問某百長藏爾否。則直折之曰。館中非我一人。何謂藏。王怒。令杖。杖數折。血痕過膝。遂昏絕。又問某百長。對與九妹同。遂令挖目。割乳。且剖其心。而後梟首。謂是天父意。非此不足以儆衆也。九妹拘府中月餘。創稍平。卽陰結某王娘。將以砒石毒東王。謀泄。遂被殺。同館九人亦與焉。

也算得御溝紅葉詩

蘇州張申伯。太平天國朝之解元也。當時見重於李秀成。時進謁。李寵姬有金陵董氏女。名琬。風流嫵媚。女子也。見張頗有意。張謁李秀成時。董氏女左右立。秋波流盼。宛轉令人魂消。卒以內外隔絕。不得如願。中秋夜。張館於秀成府左側。忽有垂髻女子送詩一緘。署名曰薄命琬。啓而視之。五言律一章。其詩曰。秦淮無限恨。佳節況中秋。俠義梁紅玉。高才秦少游。花開三月暮。人到五更愁。相見不相識。長江滾滾流。張得詩。思想無已。後不復見。李秀成至蘇。與李鴻章決戰。董氏乘隙逃出。張亦時隨秀成在蘇。秀成敗。董氏尋至蘇州。寓金閶。訪張不遇。流落爲妓。後有人見之。自述此事。

九千歲之淫威

東王凶悍而精明。且擅作威福。故人漸離心。然彼得假天父降神以揮斥諸王。故雖勢孤。迄未稍改。會有指揮官魯恭敬者。本北韋麾下人。洪氏遣之往韋營中。已而復私返天京。實爲傳遞秘密消息計。洪氏固知之。而不令秀清知也。魯有妾頗美。以魯常外出。爲其童某所私。魯適歸。形迹敗露。魯拔劍追童。欲殺之。童卽遁入某天侯室。天侯固楊之爪牙也。得童匿之。愛其姣好。令充龍陽之選。童曲意媚之。侯大惑失志。因問魯之舉動。童詳以告。且故爲信口開河。以證實其祕密。侯大詫曰。彼奉命從征。而可來去自由耶。童曰。彼自云奉天王密旨。雖東府無如我何也。侯笑曰。妄人竟敢蔑視九千歲。吾見其性命家室之不臘矣。卽日往報於楊。楊大喜。立賜天侯爵爲王。乃命部下軍士往搜魯宅。果得魯代北韋與洪氏之祕密疏奏。中有刺目語。楊一一取藏。

之。暫不露布。而聲言魯某受命私返。視軍事如兒戲。實背天父之意旨。宜置極刑。遂不待天王發令。卽以東府手敕。令典刑官處魯某極刑。其行刑地卽東府設獄處也。魯某呼冤求贖。不之理。竟用點天燈刑。取魯某襖衣裸體。自頂至踵繞以棉紙。浸以麻油。外復塗松脂白蠟等。宛如一枝巨燭。然後倒植地上。舉火燃之。其始尙能呼號。慘如鬼哭。及燃至脛股以上。聲息漸微。至小腹。若無聲。然時一呼叫。至心坎。而後氣絕焉。魯某既被刑後三日。天王始知之。遣使詰問。楊答以魯背天條。臣弟已辦之矣。洪氏召而語之曰。弟辦此逆臣甚佳。但兄不及知。以後將何以統一天國主權。楊曰。天父以兄勤勞。恐致疾病。偶命臣弟辦事一次耳。何足爲異。若統一天國主權。自仍在兄之手。非臣弟所能奪也。洪氏無奈何。反乾笑而止。

天王幼年之異蹟

洪氏雖卒失敗。然以一匹夫崛起金田。發號施令。居然稱帝十餘年。據有天下三分之二。而成爲歷史上之有數人物。則亦不可謂之非魔王。非人傑。非一世之雄也。故其微時事跡。頗足資人聽聞。因之神奇之說。亦紛傳不一。茲采其最近人情者。紀之以供他日史家之搜訪。云其說曰。天王七歲。就村塾讀書。性嗜學。而資敏復過人。十八歲。卽以史學文學知名。以貧故。設塾於鄉。藉束脩以餬口。會父母相繼卒。除服後。應童試。赴郡考。途次見一星者。爲人決休咎。多奇中。就而問之。星者曰。子非功名中人。然貴不可言。願自愛。天王笑謝之。翌日於雄鎮街。遇二人偕行。贈書九冊。名曰勸世靈言。試畢攜之歸。初僅閱其封面。未暇及其內容。貯之笥中者。經歲。是歲院試落第。明年夏。天

王獲病。夢爲人所召。醒以爲不祥。乃召諸戚友至。與之決別。奄奄一息者經旬。病愈後。語人曰。病重時。我雖不能動。不能言。然心殊了了。初夢一龍一虎一鷄入室。繼之者多人。衣美服。奏天樂。昇我登輿而去。至一地。見男女多人。衣皆古製。見我至。咸與爲禮。一媪亟前推我入河中。使浴而後進。入一殿。衆以刀破我胸。取我心而易之。惟不覺痛苦。殿中藏小冊子甚多。皆勸人爲善者。瀏覽畢。入別殿。見一老者。據上座。威嚴若神。鬚髮作黃金色。衣玄服。見我入。召之前。垂淚而言曰。世界人類。皆我所創造。食吾之食。而衣吾之衣。然於其中。欲求一眞愛我而敬我者。未之有也。願爾毋效其所爲。因賜劍印各一。以爲降魔之用。且戒其不可妄加於姊妹兄弟之間。又賜黃色菓一枚。啖之。味至甘美。我旣拜賜。懼弗克勝。力辭。老者慰我曰。好自爲之。吾當於冥冥中。

助汝我乃拜而去。轉瞬間。所歷者已不可復睹。然病亦尋愈。蓋臥病已四旬餘矣。云云。

專製房中藥之御醫

太平諸將皆尙。變童而諸王好男色尤甚。故多病目。東王晚歲則竟眇。然漁獵之慾仍不少減。及精力不繼。乃咸求媚藥以爲扶助。蓋教中人素不信醫藥。有病則禱於天主。以爲遂無害。故天京所謂供奉之醫官。皆挾房中藥以自媒者也。其中最著者。有何潮元及李俊良二人。何本瘍醫。以軍士多矐狎頑童。其毒更甚於花柳。發時輒延何治之。或有效。及女館散。牝牡雜收。花柳毒潛滋暗長。侯王多有不免者。何潮元遂得爲諸王上客。李俊良向業婦女兒科。能施避孕法。洪宣嬌尊爲上賓。薦入宮中。婦女皆歡迎之。天后賴

疾。本延某醫診治。亦御醫院中之供奉官。頗誠篤。不善僞媚。賴氏服其藥。少加重。宣嬌因薦俊良。俊良視某醫方。佯驚曰。此可服耶。賴氏以加重告之。急崩角道賀曰。此實天后洪福使然。不然。早不可諱矣。賴氏以告天王。天王立命梟首。並殺其徒數人。卽署俊良典醫官。正。後東王目疾劇。使何李二人合商方藥。服之無效。李曰。吾有祕方。未識東王能否許一試用。王問何如。李曰。選童男女之未及冠笄者。每晨未飲食時。預以甘露漱口。然後向目上。餒之。餒三十六次而易。大約每日易十人。一月必奏效。東王許之。於是廣徵童男女。充是役。有色者或狎之。不如意輒殺。因是致死者頗衆。後卒無效。東王怒。欲逐俊良。賴裕寬爲之請求而止。及東王敗。二醫俱死於亂兵中。

東府中之玉石俱焚

東王楊秀清之被殺也。雖北翼二王同爲之。而實祇北王一人之主謀。觀下
載捕殺之情形可知。是日三王方叙舊。劍履盈庭。酒數巡。忽兩家從人皆奔
避。東王呼衛士聲震於外。北韋持刃插東王胸。貫刃出於背。翼石揮其下格
衛士。蓋北翼二家之變童。皆死士所僞飾者也。衛兵不能敵。北韋見東王已
斃。出懷中旂疾揮之。庭外軍士出哨聲。伏甲盡起。先殺殿外及門階之士。卒
而分其半隊入內捕家屬。石見狀。急掣懷中白旗欲止之。指揮數四。從者皆
叫殺若無覩。一若故爲抗命者。石大驚。疑其下盡變。已爲北韋所奪。忽忽欲
遁出。一從僕固止之。石問部下已不復聽命。將奈何。從僕力辯其無。石告以
故。從僕恍然曰。王固手紅旗也。石觀之果然。大駭曰。吾掣此時明爲白旗。安
得臨時變色。得毋怪乎。又一從僕曰。否否。王掣旂時。僅白布一方遺地上耳。

旂則依然紅色也。石思之。憬然曰。然則吾爲北府所紿矣。蓋旂固外捲白而內實紅。一飄灑間。白色已去。無蹤影也。今軍士泛殺未已。已無術止之。計惟有亟返府中取白旂耳。從僕乃扶石上馬疾馳去。及石使者至。則惡戰方酣。勢已不可收拾。東府火起。烟燄障天。喊殺聲殷動天地。白旗絕無效力矣。是日直戰。至於夜半方息。東黨死者至二三萬人。其無辜之官民。死於亂兵者。猶不可數計。善祥等皆在灰燼中。或曰。善祥固早易裝遁出。不知所往矣。

地道中之密室

故老言太平宮中。有一地道。可以曲折通至城外孝陵附近處。蓋所以預備不虞也。初入其道甚狹。僅能容二人走。且極黑暗。必行半里餘。乃始有一線天光。其天光所自來。即得之地面上也。蓋於平地上作一大井形。其井下非

水。卽地道也。然人在地面上向下而望。但見深不可測。只疑爲廢井。而不知爲地。追過此井處。再行若干步。乃有大堂。有寢室。有廚房。寢室中牀被俱備。廚中多積燃料及飲食之料。所以預備在其中居留也。再過此乃有一大關。以巨石爲門。啓門乃有羊腸小道。通至城外。其出口處。乃係大墳一所。自外望之。但知爲墳。墓門啓處。其中空空。蓋地道之出口也。而墳之四周。又多種樹木。長林豐草。不能容人置足。故但有人自內而出。斷無人自外而入。地道中又多蓄火藥。不知何用。一日。火藥暴發。將其中一部份轟毀。自此乃不通行。

愛好天足之真識

天王宮中。嬪妃充塞。大都掠自民間。而洪氏之好色。尤有真賞。其於女子。固

取其貌美。亦取其足大。然當時習尚裹足。大家婦女無不以小足爲貴。故所掠者。大抵以纖足見屏。而小家女子。貌又不揚。是以嬪妃頗難其選也。據云。女子足之大者。則體壯。強。房闈之間。遠過於纖弱女子。斯洪氏獨取乎此也。又洪氏之選邑。不重面貌。而重身裁。其腰欲其直。肩欲其削。胸欲其平。身欲其高。備此數者。始得當意。而尤重在其身之長。凡得一人。須先以線量之。能中一定之程度者。然後察視其面。如不中此程。雖佳不取也。據云。婦女之身長而肩削者。性必風騷。腰直而胸平者。體必強健。兼此二者。貌雖中材。自有可愛之處。否則如木美人。雖美貌亦何取哉。

青眼鬼。緜。喫紅鸞兒。

當洪氏設教聚衆之初。本藉天主基督餘緒。旁衍而側出之。其教義。本竊取

歐風男女平等之旨。惟多誤解。故無論老少母妻。一以姊妹兄弟相稱。並肩握手。法所不禁。於是大庭廣衆之場。多行色授目成之事。名曰親愛。親愛者。一致頌爲美德。以故粵西老異中之豪傑。類多兒女情長。桂棟之園。頓之年餘而不獲奏功。渠魁都攜美眷。營壘中脂粉綺繡。薰籠虎子。無所不有。永安之役。始稍稍斂戢焉。然既立法於前。不能返汗於後。會東王有寵姬者。忽爲某王所垂涎。竟援壑谷易妻故事。結事事無礙。皆大歡喜。緣東王格於成例。無以相難。而心憾甚。及洪氏建號稱天王。大封從龍諸臣。東王亦於此時開特別講道會。乃借天父附身。開宗明義發表此計畫矣。略言男女雖屬平等。而互相狎褻。實主所不喜。且主欲使爾等救世。須男女各盡其力。若互相狎褻。則必與力有未盡。轉妨害親愛之真義。自此以後。於言語握手禮節接洽。

外不許同室居處。有犯者。天王可代主懲罰之。甚者則蹈嚴刑。爾等勿貽後悔。於是出長沙。破武昌。雖亦縱掠。而三日或五日十日安民後。則男女不得同處。軍士眷屬。皆別爲一隊。連營數萬。皆婦女。名曰姊妹營。或問東王何時可遂家室之樂。東王答以天京奠定。神器有歸。方克弛禁。軍士稍稍傳播。衆皆希望此一着。故自江漢順流而下。軸轡蔽江。勢如破竹。以爲一得金陵。則目的可達也。東王亦知江南佳麗。所俘虜婦女必多。意欲大肆漁獵。遂其淫樂。在勢自以破除此禁爲要舉。故初入金陵旬日間。絕無重申故禁之議。東王心腹侯謙方。狡黠如狐鬼。眼皆有青色暈痕。衆皆私號之曰青眼鬼。青眼鬼曾爲偵探入金陵。悅秦淮妓紅鸞。誓必娶之。太平軍既踐金陵。以爲必可得志。及訪之。知己爲北王韋昌輝所得。青眼鬼大悲。乃遣使矯銜東王命往

索之。昌輝不肯與。鬼勃然曰。所不使汝空花抱恨者。不足見侯某之能力。因繩紅鶯之美於東王前。并數北韋之惡。東王信之。果使謂北韋曰。能使吾一見。當完壁致汝。北韋先知青眼鬼矯命。至是亦以爲僞託也。蓋東王雖素有好色名。然在金陵未破以前。固儼然以講道師自居。故北韋以爲必青眼鬼所爲。益肆然不以爲意。遂答之曰。此禁鬱豈可示人。設易地以觀。某姬亦可來吾府中。一供衆覽耶。某姬者。東王所寵。青眼鬼之所進。云其胞妹者是也。使者歸報。東王怒。卽欲遣衛兵往攻之。青眼鬼以爲不可。且恐事跡傳播。不足以服衆人。不如立法如此。彼必無奈何。而我則管領之下。囊中取物也。東王韙之。於是復借天父降神。宣布新條例。洪氏不知其奸。遂畫諾而頒行之。

楊宮人之報復

上元王老媽。陷入太平宮中者九年。所述宮中事頗詳確。據述天王一日到東王府中。東王不出迎。且口出大言。怠慢無禮。天王反低首以好言安慰。自怨自艾。許以禪位自退。迨歸天王府。卽傳集百頭目。議誅東王。令北王韋昌輝領兵夜圍東王府。殺戮一空。獨不獲楊。越日於土穴上見繡龍黃緞鞋兩隻。因掘穴得獲楊尸。誅之於市。梟首示衆。天王并收其女爲宮人。後清兵克復南京。搜天王屍不得。忽有宮人楊氏。指點埋屍處。因掘地得洪屍。不用棺木。只用繡龍黃緞大被裹屍而葬。遂戮其屍而焚之。詢宮人家世爲楊氏。卽秀清之女也。

東府中樸簌迷離之鬼子

東府有侯裕寬者。侯謙芳之族弟也。事東王至得寵眷。貌研美妖麗。如娼家

婦長髮鬢。掠鬢分鴉。又如近今婦女之時妝。尤善媚術。東王雖盛怒。不
得其顰笑。輒顏爲之霽。情爲之怡。當女館嚴禁時。雖以國家王侯之貴。不
出入。而裕寬銜東王命。竟得自由往來。常與宣嬌並轡巡於館中。衣飾非男
非女。見者不能強指爲男子也。彼旣恃寵驕縱。於館中婦女。惟所欲。擇肥選
瘦。指燕調環。團帥及百長趨承惟謹。非絕美麗而韶年稚齒者。不足以供一
顧也。凡初與婦女近。皆誤以爲彼亦女稽查。捫吻狎褻之態。雖羞而不至忿。
及驟遭污辱。恒以不及預備。致失抵拒。反如陳倉棧道。暢行無阻矣。然守志
者。往往於事後捐生。以洩無窮之恨。如此者。不知凡幾。彼蹈隙必遊女館中。
幸東王非彼不歡。能離左右時。殊鮮也。一日。東王欲裕寬搔背。適裕寬不在
側。乃命李壽暉者。進裕寬之黨。飛報於裕寬。卽疾返。匿楊室後。俟壽暉出手。

刃之。東王聞之。僅借吸煙爲名。荷校三日而已。蓋裕寬一乞憐。楊卽不復問其殺人之罪也。其後有人求於楊者。但賄裕寬。無不如願以償。

張炳元之以毒攻毒

有廩生張炳元者。亦作炳垣。金陵世家。旣陷太平軍中。眷屬盡閉於女館。子然一身。爲東王司筆札。惡裕寬之側媚。不之禮。且時呵斥之。裕寬心不能平。後炳元爲北韋索去。名曰過館。遂不復與東府往來。裕寬亦忘之矣。旋炳元有獻城反正意。密結黨羽至數十人。並親投江南大營。與滿將軍福興相約。且邀清弁田玉梅等入城。議於咸豐四年新正投降。開城門納清軍。北韋府中無知之者。會北韋之嬖童黃啓芳者。欲炳元書執扇。炳元不許。啓芳慙且怒。因事與裕寬遇。互斥炳元之短。裕寬囑令注意炳元劣跡。允藉手訴於

楊以害之。啓芳問其小厮某甲。張先生近日頗出何往。小厮曰。聞常往南城宿陳天將處。陳天將者。太平官陳桂堂也。時守南門。啓芳乃令小厮尾炳元行。探其蹤跡。一日。小厮告啓芳曰。吾儕盍遁乎。聞天將家某童言。張先生與天將連結。請滿兵大營入城。劫奪王位矣。吾儕留此恐遇害。啓芳曰。果有此事耶。他日張先生復往。卽以告我。逾日。小厮踉蹌入告曰。張先生又往矣。啓芳乃自往尾之。炳元途遇其黨田玉梅。云陳桂堂已爲天王調守七里洲。事機不順。奈何。相與嗟歎。炳元乃令作書致大營。告以須改期。啓芳馳歸告密。適北韋外出。軍士不聽命。乃亟馳告裕寬。裕寬以白東王立命衛士往捕之。則田作書已發。而他往營幹矣。惟炳元方坐待。因捕得之。令黃玉崑天侯拷訊。榜掠備極慘毒。不吐實。乃言啓芳私吸鴉片。恐已發其隱。故以是挾嫌。東

王命人搜啓芳之室。果得芙蓉膏及呼吸具。將捕往治罪。北韋另使一人易之。始獲免。於是啓芳與裕寬合謀。必死炳元而後快。因使人謂炳元曰。子必誣指某某。吾當釋汝。炳元笑曰。吾借子手。以毒攻毒。多死一人。則多除一害。寧不甚佳。於是盡誣指忠於天國者。以爲同黨。裕寬乃擇其與己不睦。及有資財可詐取者。悉敲剝之。前後不下數百人。反利用炳元爲虎倀。而炳元亦利用之以殺太平舊黨。久之。北韋大憤。請東王治裕寬罪。東王以詰裕寬。裕寬忿曰。彼自罹法網。而蟻我耶。試問黃啓芳朝夕在側。將何以正國典。東王以問北韋。北韋始無言。然恨裕寬刺骨矣。且因之與東王有隙。卒致互傷兩敗。皆裕寬爲之。而炳元亦卒以裕寬故。受點天燈極刑。女館中之眷屬。亦駢誅無遺類。其後裕寬卒爲啓芳所譖殺云。

東王善用催眠術

黃啓芳本蘇人。寓金陵。父爲某宦幹僕。啓芳生而白皙妍美。洪氏入金陵。初爲天將某氏所得。以獻賴天侯。北韋見而索之。遂從北韋。北韋嬖之。如寵妾專房。其他莫敢當夕也。啓芳爲人善媚巧言。舉止能得人憐愛。而性狡毒。旣以計陷害張炳元。復以相軋故憾侯裕寬。欲除之以快己意。會裕寬乘女館遺散之際。竊據色美者數人。東王不知也。而宣嬌知之心不謂然。而數其罪。裕寬雖投地自責。然寢忤宣嬌意。嗣宣嬌訴於楊。楊怒欲殺之。裕寬族兄謙芳。爲東府參軍記室。胞兄侯淑錢。則掌膳夫。精烹調。楊非淑錢所手製。不適口也。二人均爲裕寬祈請。繼以涕泣。否則請俱死。且言裕寬甫娶婦。無子。大可憐憫。東王意稍解。令裕寬囚服入。將自詰問其狀。裕寬乃泣訴冤苦。妻某

氏色妖豔。亦從之入。踞東王膝下。願爲婢媵。東王意大動。遂仍令給事如故。而納其妻侍左右。蠱惑益甚。宣嬌固疑之。東王每聞宣嬌來。輒匿裕寬不令相見。詭云已死。宣嬌心不平。乃欲覷其侍東王時。突入以抉其隱。一日。東王小有疾。掩閣晝臥。宣嬌揭簾走視。則裕寬伏足後。兩手按東王之股。間以槌拍。東王閉目受之。態似甚適。而床頭執拂驅蠅。擎甌進茗者。裕寬之豔妻亦與其役焉。宣嬌大怒。狂呼東王曰。兄。今日吾竟見鬼。東王大驚。遽起問天妹何所見。而云然。宣嬌指裕寬厲聲曰。彼非鬼耶。吾能擊鬼。語畢。拔劍欲刺。裕寬覈棘萬狀。緊掬東王之足呼救。東王笑而起。翼之曰。吾已赦彼。終身執役於此。不准出門一步。天妹亦當憐其悔過而赦之。宣嬌持劍不釋。亦無答語。勢若不可兩立。東王忽色變聲顫。閉目凝神。狀如降神時。天父初附其身。頻

頰呵欠。此時裕寬伏其身後。裕寬之妻更伏宣嬌之足下。崩角無算。東王忽大聲作語曰。宣嬌聽旨。爾兄誠心勸世。人能悔過。當赦則赦。此我特許彼之主權。爾豈可私心與之反對。速去速去。爾今所作所爲。漸背聖旨。如此胡爲。將來爾有何面目。升天面主。爾須速自改悔。如爾所爲某某事。不犯天條。當誅戮耶。我尙赦爾。爾獨不肯赦他人耶。須知侯裕寬能一心扶助爾兄身體強健。亦是將功折罪。何可強爾兄立時殺死。爾若不聽。吾即使爾兄借手殺爾。爾時悔之晚矣。語畢。閉目片晌。宣嬌額汗浸浸。已無人色。手中劍不覺自落於地。鏗然有聲。此實太平軍中獨祕之催眠術。凡一降神。雖至獯惡不循禮者。無不五體如縛。肅然改容。迷信之心理。固應如是。非盡作僞可致也。於是宣嬌不待東王之詞畢。頽喪欲死。宛似村嫗見偶像。不問其爲十姨髭鬚。

體力不覺漸軟。雙膝垂垂。無心自屈。而懺悔之私。傾筐倒篋以出之。平時所不肯語其親愛之良人者。至此亦不容不口自陳述。神哉。迷信之魔力。而東王之狡獪。能直抉其隱祕。用心亦不可謂不深也。至此則宣嬌妬殺裕寬之心。一天風雨。消歸無有。冰雪連朝。見日則解。其理誠有不可思議者。

洪宣嬌妙齡色盛時之淫功

洪宣嬌者。爲天王異母妹。而太平宮中之長公主也。天王父早死。後妻生女。僅數歲。棄而轉嫁。不知所之。天王幼涉江湖。好結交。不問家人生產事。而性頗友愛。托其妹於族兄仁發處。十歲時。鄰人有習技擊者。宣嬌往從之。能頗領略。復習刀劍術。亦能擊刺。忽仁發廬宅爲火所焚。失所庇護。乃促天王返視之。時天王方偕同邑密友馮雲山（卽南王）往師朱九濤者。信奉上帝會。

九濤死。天王卽傳其衣鉢。聞族兄失產。恐妹將失所。卽歸。是時宣嬌已爲人所虜。覓之無蹤。後因敎事進行方亟。敎中徒黨俱請天王速歸桂平。而馮雲山以費用不給。知武宣有蕭氏者。富厚饒資產。欲往就焉。天王從之。果得蕭氏某之資助。且請行敎於其近鄉。洪氏乃與雲山謀。移敎之機。關於桂平武宣交界之鵬化山中。蕭氏某卽朝貴父也。時朝貴年未弱寇。勇悍有力。能擊刺。其父及天王皆勸之聞道奉敎。夷然不顧也。且天王方參綜天主教義。以動人。朝貴益斥之。不稍顧。偶觀賣解者鬻技於市場。攜一少女。眉目妖好。心愛好之。旣而見此女頗能習刀劍。解技擊。益爲傾倒。遂往見賣解者。欲購其女。賣解者駭然不肯。朝貴譁然曰。吾訴爾於官。捕爾拐人勒贖也。賣解人乃大驚。請以五十金相讓。朝貴允之。私竊父庫中金以償。乃挈以歸。蓋卽宣嬌。

也。僞云得諸野外者。而不敢言金購事。父知朝貴愛此女。亦聽之。是時宣嬌已及笄。朝貴未娶。其嬖之。以其業非處子。叩詢之。因悉賣解人淫惡狀。突持刀往。覓得賣解人而刺刃焉。遂亡命入鵬化山。與其父遇。不得已。涕泣告殺人狀。父曰。既至此。速往求洪教主。則可免。朝貴遂投天王。述往事。天王驚曰。此女白皙而眉目有風致者耶。體不肥而行步招展者耶。能小小技擊而語音朗暢者耶。朝貴皆曰然。天王曰。然則吾妹也。吾當返視之。遂詣朝貴家。則果宣嬌也。兄妹相敘。悲喜交集。蓋不見已四年餘矣。於是宣嬌述其被賣解人姦誘狀。及蕭朝貴之救已。因爲已報仇而殺人亡命。天王曰。吾已知之。設今尚有朝貴。其人在者。子願從之乎。宣嬌曰。吾誓不他適矣。天王曰。子言俱在。吾能證之。惟朝貴甫經患難。始欲求道。志願未堅。必三年後始克爲夫婦。

也。宣嬌不得已。遂諾之。仍居朝貴家。而蕭翁以官使數來捕緝。移居桂平之
大黃江地方。其間居民類皆燒炭。如俄國之燒炭黨然。其人大都凶悍有力。
而有山主楊氏者。饒於資。炭工大半爲其所役使。楊氏族黨繁盛。有子曰嗣
龍。性狡黠絕倫。能以智力服其衆。敢爲大言。不事工作。常懷陳勝輟耕之歎。
衆畏其多才。競趨奉之。嗣龍益喜自負。閒好酒及色。數里內婦女有姿。雖非
倚門者。彼亦得爲所欲爲。桂平俗。不以醜行爲恥辱。有婦女能事饒富
得勢之人。人且爭羨之。是時宣嬌居桂平。近楊氏居。蕭翁以朝貴亡命。爲官
吏敲剝。家漸落。貨田與楊氏。嗣龍因過蕭氏。見宣嬌悅之。漸與通。未幾而孕。
宣嬌懼。夜與嗣龍奔鄰邑。洪氏聞耗。密遣黨徒偵之。知嗣龍權譎有才力。乃
嗾其黨說嗣龍。使歸服洪氏。共圖大業。嗣龍聞言。頗洽己志。果與其黨見洪

氏於鵬化山中相語大悅。約爲兄弟。嗣龍因自陳悔過。願以宣嬌歸蕭氏。朝貴憤不肯受。洪氏勸之曰。吾四人皆天所命。奈何以小故敗大謀。今當約爲兄弟。甘苦患難。彼此共之。區區家室之事。何足介意。卽吾之眷屬。亦何妨與諸弟同臥起。要之同心救世而已。不問其他。朝貴乃心折。嗣龍感洪氏情。亦改名秀清。以符異姓兄弟之記號焉。自是洪楊馮蕭相結。努力進行。而楊之智力過人。洪氏倚重之。出蕭馮上。蕭馮不怨也。宣嬌以屢經患難之身。深知世途甘苦。人情變幻。故亦得周旋四人之間。贊助帷幄機密。凡偵察官吏舉動。及勸募資用。使人樂從。宣嬌功爲多焉。初馮雲山受洪氏之委任。傳上帝會於桂平。武宣間。官吏以其妖言惑衆。逮捕之。并誘洪氏。將請命於上官。立施誅戮。惟楊秀清逸而免。乃與宣嬌及其黨謀救洪馮之策。或獻計曰。此間

有豪強善訟。黨羽衆多。官吏皆畏其勢者。亦知之乎。楊曰。惟黃玉崑。或曰。既知之矣。蓋求其援手。楊攢眉曰。彼不信教。且饒於資。復不可以利動。平時魚肉鄉里。自稱雄長。頗有與吾黨勢不兩立意。且此次獄事。或者彼與有力焉。奈何求彼救援。衆皆默然。宣嬌奮然曰。吾能以計求之。遂裝束薰澤而往。旬日。洪馮果出獄。錫揚若無事。而黃玉崑竟歸依上帝會焉。其收效之神速。衆莫不舌橋口哆。微聞其事。則宣嬌夙稔玉崑好色。乃豔妝鬻技於市門。玉崑每晚策騎過此。果注目焉。宣嬌故作態以媚之。玉崑大惑。遣其黨邀入府中。命侍酒奏技。宣嬌能舞劍。左右旋轉如意。雪聚雲迴。恰好而止。益增其媚。玉崑亟贊之。犒以金帛。不受。強之。斜波瑩瑩。汪然欲涕。玉崑大憐惜。問所需。宣嬌不卽言。長跽嗚咽。玉崑掖之起。百端慰問。宣嬌始言兄與夫俱遭人陷害。

一身惶惶。未知死所。明公若哀而憐之。使兒夫妻兄妹。再獲團聚。則雖奴婢終身。感且不朽。玉崑見其詞婉而意迫。心不覺大動。因問何人。宣嬌始語以姓名。玉崑驚曰。彼等邪教徒也。子奈何爲之眷屬。宣嬌從容曰。明公不察其細。狃於道聽塗說之語。固以爲邪教耳。豈知吾兄熱心救世。慈仁爲當代第一。吾夫亦聰明絕頂者。惟能知天道有在。故深服於兄而師事之。其他生徒皆一時秀傑。待人無貧富貴賤。皆如兄弟。世道衰亂。大劫將臨。吾兄等發大願力。令人悔罪懺過。得以免劫。如此存心。尙有何罪。如此設教。又何得爲邪。明公多財仗義。夙以救人爲心。實與吾兄及夫同志。奈何誤於細人之言。而坐視不救耶。且吾黨夫婦兄弟。視同一體。明公苟許援手。吾即可自後入侍明公。一身皆公所賜。何敢自愛。明公果有意否。玉崑當宣嬌涕泣乞憐時。業

已心醉。又經婉轉陳詞。意明達而語軟美。不覺顛倒失志。急撫慰之曰。吾誤矣。吾必出死力以助子。免子之兄與夫於阨。且如子言。若輩皆志士也。吾當敬禮之。此間吾小有權。請爲美人効力焉。是夕。遂與宣嬌定情。不三日而洪馮釋歸矣。蓋官吏惟玉崑之言是聽。若劫盜已申詳者。業取他盜代之。上下其手。不勞一反掌也。洪氏旣出獄。遂與玉崑相晤。暢論教義。玉崑心折焉。因願奉洪氏爲教主。洪氏表玉崑副首領。僅亞於雲山朝貴。後玉崑知宣嬌爲朝貴妻。稍稍引嫌。然猶時時續舊歡焉。初洪氏將舉事。而患資用不足。括蕭楊等所有。爲數甚微。玉崑亦以揮霍喪其產。不足資餉。若專事搶掠。起事之際。又無以籠絡人心。乃思求得富豪者入黨。苟達百萬以上。卽歡迎焉。而爲最初兄弟之一。於是知貴縣有富民韋氏者。家產過三百萬。主人年四十餘。

止一子甫逾冠。頗權奇。倜儻。溺情酒色。父母以爲憂。欲爲之娶婦。子意在自擇所歡。恐不當父意。朝夕營營。物色佳偶。時宣嬌乃故設小肆於其宅前。售餅餌。韋氏子朝夕出入見之。驚其豔。因互相語。愛情漸密。子語其父。請取餅師女。父大駭。不從。子乃匿宣嬌處。不復歸。父怒。遣僕搜索。宣嬌乃往見其父。曰。吾某教中貴女也。世界大劫將至。惟汝子遇我可以免。吾非肯爲爾家婦者。實欲以救汝子耳。汝若不聽。吾卽挾爾子入山中。他日官吏知之。必治爾私通亂黨之罪也。不如早從。吾見教主。父子可以團聚。身家亦從此永保。不然。死於官。死於亂。無一而可者也。父聞言大懼。蓋當時貴縣居民亦大半入教。官吏無如何。且署中吏胥等。均與教徒通聲氣。韋氏夙聞之。知抗之必無幸也。乃不得已。往見洪氏於鵬化山。盡捐家財以助餉。洪氏遂得起事於金

田邨。而不久卽稱帝也。韋子曰昌輝。卽封北王者是。其後宣嬌仍從蕭朝貴。而常往來於韋楊玉崑間。天王心惡之。假事杖玉崑。玉崑羞忿投水死。而宣嬌與楊韋間之私蹤。亦少斂戢。惟宣嬌恃功高。初不如早歲之重其兄也。其少斂者。其自厭棄也。朝貴旣死於長沙。宣嬌於楊韋間仍日益密。且多蓄面首焉。及楊韋俱敗。宣嬌不願居宮中。雖色衰年老。而淫放益甚。至丁巳戊午間。金陵患糧盡。驅婦女出城樵採。宣嬌爲之率。旋失蹤。不知所之。

天王御製之楹聯

或謂天王頗工文辭。恒以魏武帝橫槊賦詩自況。嘗自撰一聯曰。先主本仁慈。恨茲汗吏貪官。斷送六七王統緒。藐躬實慚德。望爾謀臣戰將。重新十八省江山。其府中正廳懸一聯曰。維皇大德曰生。用夏變夷。待驅歐美非澳四

洲人歸我版圖。一乃統於文止戈爲武。撥亂反正。盡沒藍白紅黃八旗籍。列諸藩服。萬斯年。其寢殿聯曰。馬上得之。馬上治之。造億萬年太平天國於弓刀鋒鏑之間。斯誠健者。東面而征。西面而征。救廿一省無罪良民於水火倒懸之會。是曰仁人。不知何人手筆。或曰寢殿聯爲忠王李秀成所儼。正殿聯乃天王自撰也。傳聞當時外人頗有袒助秀全之意。洎此聯宣布。遂引爲深恥。致成仇敵。

廖四妹之死而爲厲

蕭王之羽翼。則以兩鮒馬爲最著。一鍾某。一黃某也。皆天王壻。鍾某稍和平。而黃則狼戾如劇盜。年均二十餘。與蕭王馳馬挾彈。鬪雞走狗。絕似古所謂五陵年少。長安游俠者。每出則三人各挾從騎十餘。鮮衣怒馬。市中人皆避。

之。雖豪貴不敢撻鋒。當女館再設時。三人恒突入觀覽。任意游戲。有當意者。則命從騎扶之歸。館長不敢一阻也。干王知之。命女館長申明約束。不聽。馳入。且加派軍士守門。蕭王知之。知爲己事而發。大恚。故命從騎闖入。守門軍士不許。兩相衝突。幾成惡戰。事爲宣嬌所聞。責蕭王禁之。始已。蕭王以爲女館渠帥告其爲也。欲報之。時渠帥爲寡婦廖四妹。夙號貞潔。且其人強悍有力。無隙可乘。蕭王心不能平。乃遣其黨日夜偵廖之舉動。一日。偵者走報曰。得確證矣。彼固與天將楊起發者有露水緣。起發曾宿其館中數夕。臥室中儘多證據。但掩捕之。不令得爲藏匿。事不難。水落石出也。蕭王喜甚。立遣其黨往搜。果得男子衣履數事。又箱篋中金寶無算。蕭王盡逮以來。姑不用刑。乃偪令廖作書與楊。令其速反。謂已有事面商。廖不肯。強使人爲之。而令其

加手印焉。時楊方領兵攻揚州。得信果潛回。蕭王使人匿女館中候之。既入。執以告蕭王。乃命與廖同縛而駢斬之。懸二首於長竿。二人昇之。徧游街市。及女館中。甫入館門。諸女方出視。忽廖之首作變態。目口翕張。旋轉如轆轤。髮飄蕩欲墮下。視者大譁驚走。昇者力批其頰。始止。衆咸謂死而爲厲。殆冤氣所致。蓋廖本無其事。爲蕭王之偵者。所裁誣而構陷成之者也。噫嘻。以從龍死事。豐沛舊人之眷屬。而又懷貞履潔。恪守其職。徒以得罪貴冑。猶不免殘其體。而并污其名。亂世誠可畏哉。而太平朝之失政濫刑。亦可知也已。

竟以割勢爲兒戲

聞豎爲我國帝制上宮闈之大污點。無論其把持權勢。賊害公是而已。且刑餘之人。謂何肉刑之除。遠在中古。後世尙安得有刑餘司闈之制。太平天朝

既知破除一切。奈何復揚此燄哉。聞金陵建都之始。亦已毅然廢除之。乃忽信一二細人之言。噓枯噉汗。重播大惡。是豈不可以已乎。雖然。皆僉壬不屏之害也。先是有李壽暉。壽春兄弟者。以柔媚得天王歡。後壽春事東王。兄弟俱擅勢。以其無家室。不近婦女。或曰本奄宦。或曰天閹。未知孰是。但壽暉屢銜使命出宮。指揮朝列。威望炙手可熱。且時時巡視軍政。幾如唐時之觀軍容使。壽春亦勢與壽暉相埒。每事必爭先一着。東王聞之。以爲能壯己之聲威。非獨不責。且深喜焉。年餘。天王宮禁中時有宮人對食事。而非闖豎。名譽益不佳。東府亦以姬妾多爲僕役所誘。大患之。慨然有復古寺人之意。二李因進曰。奴才少事舊奄人爲師。深知此中穩秘。常見闖割之手術。其事頗易。易。曾試習之。苟選壯健之童男數十人。供奴才奏技。他日於宮政上裨益。

之多。未可枚舉。吾王豈無意乎。東王大悅。乃曰。任爾於男館中自由指選。好爲之。如有效。當更爲天王宮徧易此輩。吾不爾靳也。二李因先徵幼童十餘試之。奏刀驕然。立死者至四五。其餘用藥敷治。創口不能適合。負痛至死者又二三。更數日。則十人盡死矣。二李恐爲東楊所知。獲重譴。乃更捉幼童十餘人。有知前次之慘斃者。俱逃遁不肯就。強縛而刑之。宛轉呼號。慘同刳豕。二李見手術寡效。方寸稍亂。刀技益不循理。死者愈衆。而敷藥終不良。縱不卽死。亦難善其後也。乃私訪於御醫李俊良。李躍然曰。胡不早謀。吾有善藥。必能使之奏效。雖然。何以報我。二李曰。千金不吝也。俊良曰。千金乎。卽以爲不吝。爾此事奏效。當得賞萬金。若其無效。身命且不可保。關繫重大。若此。而曰千金。吝乎。不吝乎。二李曰。若然。君如使吾有效。吾卽當遵命以萬金爲壽。

俊良始允諾。及試。則果少死。然創既合。輒又漲悶。不可溺而死。於是死者又數十人。前後死者計數百人。其存者數人而已。然亦負傷如廢人。不可使用。二李患之。忽某丞相府一竈下養者。云自河間來。其父常爲閹割業。能知其術。蓋河間固閹豎出產地也。二李亟以重金邀之來。懇使奏技。死者果少。二李大悅。報於楊。前後得奄童二百人。分遣天宮及東府北府。適僅足用。幼童之死者實二千餘人矣。二李恐彼竈下養傳播已事。爲東王所聞。必獲罪。乃誘與宴樂。乘間戕殺之。以滅口焉。其殘忍如此。及東王事敗。二李以同黨誅。

王宮之壯麗

天京中定制。稱諸王所居曰府。各官署則稱衙。凡王府外則有轅門二。大門

三。高可數丈。門牆壁悉綵畫龍虎。甬道中築高臺一。兩旁懸金鑼數十。有事則鳴鑼以達。門以內不準男子入。皆以女侍傳遞肴饌酒漿。皆自外傳進。天王之宮以前制軍署爲之。在城北。壯麗勝他處。大門額曰榮光門。二曰聖天門。皆以真神冠之。兩旁有柵。柵內橫扁數方。皆臣寮所贊頌。左右有亭。高出牆外。覆以琉璃瓦。二門內朝房東西各數十間。西有一井。以五色石作欄。上鑄雙龍。石質人工。俱極堅緻。非近時物也。殿前牌坊一座。上下皆雕龍紋。飾以金彩。殿尤高廣。梁棟俱塗赤金。文以龍鳳。光耀射目。四壁綵畫以龍虎獅象。正殿之東。有牆一圍。鑿池於中。池方廣各數十丈。池心以青石砌成一船。長約十餘丈。廣五六尺。北面又有半亭。高僅數尺。式如字藏。東王府稍減。其舊者已於丙辰年爲北王付之一炬。後重建幼東王府。名曰正九重天廷。府

後有園。入門有亭。亭畔有花椒二株。陰可半畝。圓實蕃衍。馨香可人。自亭而北。疊石爲山。綿延不斷。衆山之麓。清泉繞焉。諸王王府。無不有園。疊石鑿池。窮極奢麗。樓臺亭榭。逶迤相屬。皆役使所擄工匠爲之。而以女官充實其中焉。

絮

是書敘述詳明材料新奇專述北京上海漢口天津廣東五大都會各等級妓院之地點遊規妓院之趣史迷人之神通狠毒之手段老鴇之需索娘姨之狡猾妓女之刁難以及種種操縱籠絡之事至爲驚心動魄夫北里冶遊本吾人之尋樂然血氣未定之青年以及客地羈人每因不知門檻率爾問鼎最易入其彀中致受種種苦惱與惡劣之結果况各地風俗隨處而異妓院惡例亦自然不同著者悟非將生平所受之痛苦編成是書以代現身說法舉凡情嫖身嫖久嫖暫嫖單嫖雙嫖應酬嫖實事嫖以及嫖公嫖私各種方法門徑無不指點明白一一道出名曰嫖界指南信不誣焉凡欲領略青樓風味及入青樓而曾受氣惱者一讀此書即知對待方法不致吃虧全書四厚冊定價大洋二元附贈錦匣一只仍售特價大洋一元一角

書費加一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中華圖書館

中華民國八年六月出版
中華民國八年九月三版



編輯者

北平燕北老人

發行者

江南圖書館

印刷者

民友社

代售處

中華圖書館

滿清十三朝宮闈秘史四冊

太平朝宮闈秘史一冊

定價大洋二元

